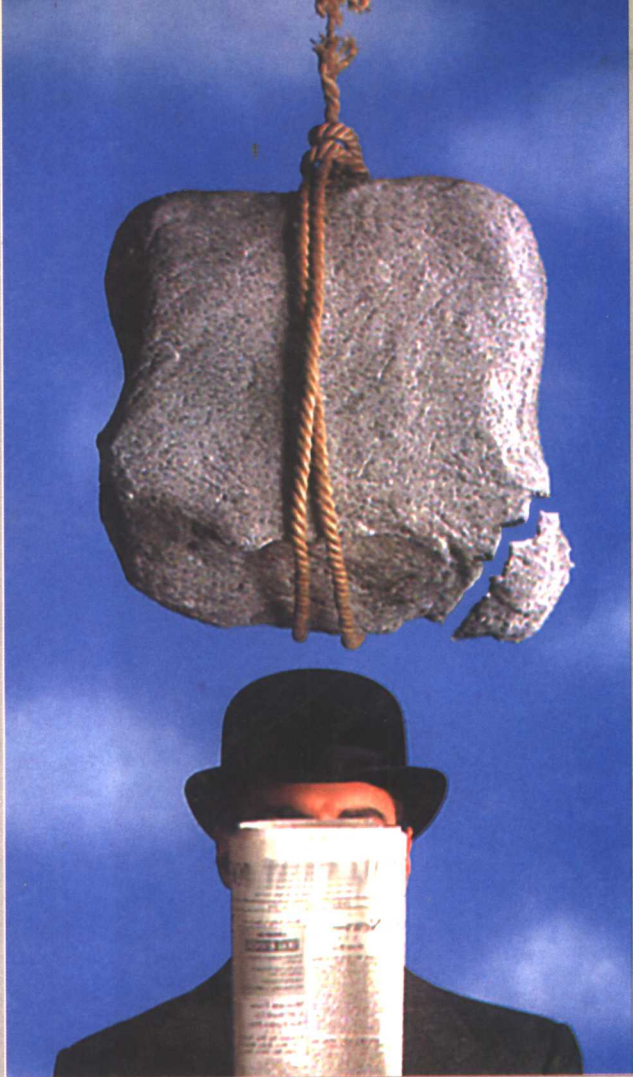


XI FANG ZHI ZHE REN GE CONG SHU

李杰 著 • 长江文艺出版社



荒谬人格

—— 萨 特

西方智哲人格丛书

荒谬人格

—— 萨 特

李 杰 著 · 长江文艺出版社

XI JIAN ZHI ZHE REN GE CONG SHU

(鄂)新登字 05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萨特:荒谬人格/李 杰著

sate:huangmiurenge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7

ISBN 7—5354—1315—3

I. 萨… 荒…

I. 李…

Ⅱ. 文学—传评

N. I. 1074

萨特:荒谬人格

sate:huangmiurenge

◎李 杰著

策 划:李鸿文

封面设计:王祥林

责任校对:常桥英

责任编辑:李鸿文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华中理工大学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页:2 印张:9.625

版 次:1996 年 7 月第 1 版

199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140 千字

印数:00001—10000 册

ISBN 7—5354—1315—3/I·1074

定价:11.00 元(简精装)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西方智哲人格丛书

主 编:周季胜
副主编:李鸿文 吴兴明
编 委:向培风 林和生 李 杰 李建中
李正武 李鸿文 吴兴明 苏 宁
冯 川 周季胜 阎 嘉

丛书策划:李鸿文



目 录

mu l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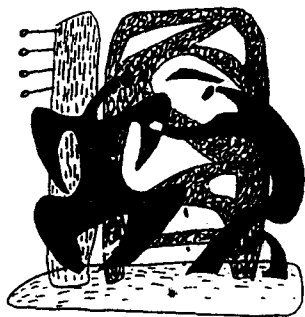
小引	(1)
正视生命中的虚无	(5)
一、初识虚无	(7)
二、虚无与“无常鬼”	(12)
三、萨特的虚无感	(17)
四、一个孩子眼中的“死亡”	(23)

恶心：对世界荒谬的揭示	(27)
一、孤独者	(29)
二、“我就是洛根丁”	(37)
三、语言与实在	(41)
四、现象学：走向事实本身	(48)
 完成你自己	(55)
一、虚无与自由	(56)
二、存在主义爱情	(63)
三、没有信仰的个人	(70)
四、揭示“自欺”	(76)
五、在与女孩约会中的哲学	(81)
 生命的激情	(87)
一、爱是统一万物的原则吗？	(90)
二、爱情生活的模式	(94)
三、“三人家庭”	(99)
四、“爱情是一种事业”	(106)
 “为他”的存在	(115)
一、战争唤醒梦中人	(116)
二、他人就是地狱	(123)
三、羞耻：他人的注视	(130)
四、爱与语言	(135)
五、与他人“共在”	(141)

勇敢地承担起自由	(149)
一、人是绝对自由的吗?	(150)
二、论人的处境	(157)
三、什么能够限制自由?	(163)
四、自由与责任	(181)
 写作的人生	(188)
一、书是我的小鸟和鸟窝	(191)
二、走进文学的世界	(199)
三、早期创作	(206)
四、职业选择	(214)
五、一个存在主义者的美学视野	(220)
六、从“自由的梦”到“投入战斗”	(226)
 直接行动	(234)
一、活着就是为了行动	(235)
二、迎接巴黎解放	(243)
三、这是我们的时代	(251)
四、自由共和国理想	(256)
 职业抗议者	(264)
一、《肮脏的手》：目的与手段	(267)
二、诺贝尔事件：拒绝来自官方的荣誉	(273)
三、超级审判：“罗素法庭”庭长	(278)

4 萨特：荒谬人格

四、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285)
结语：世界的虚无和人的价值	(295)
后记	(300)
主要参考书目	(302)



小 引

xiao yin

从某种意义上讲，生命是一场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战斗。我们生活在生命的竞技场上，为了生存而斤斤计较，而最终死亡将夺去我们的生命。不由自主地出生，满怀希望地活着，最后又不由自主地从这个世界上消失，这就是每一个生命的三部曲。死亡宣告了生命意义的虚无，而“虚无”正是哲学家思考的一个基本课题。

在普通人的印象中，哲学家都是一些高深莫测和不切实际的人，他们提出的问题也像他们的长像一样高深莫测、不切实际、枯燥乏味，最让人受不了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时不时地来一点道德教训。那些虚无缥缈的哲学智慧，只是哲学家们特权的象征，我们肉眼凡胎的人是无福消受的，因为我们必须生活，而生活是非常实际而艰难的，来不得半点虚无缥缈。

从照片上看，萨特也是这样一个高深莫测的哲学家：黑色宽边眼镜，叼着烟斗，一脸严肃沉思的表情，宽大的西服和考究的领带显示了他的法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至于他的研究工作，你只要看一眼他那本厚实沉重如砖头的代表作就够你敬而远之了，光书名就够你头大，这本书的名字叫：《存在与虚无》。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貌似枯燥的人，彻底改变了古典哲学的呆板面貌，让哲学走出了书斋，与千千万万普通人的生活联在了一起；就是这样一个干瘪的老头子，在法国动荡的 60 年代挺身走上了街头，与狂热的大学生一起抗议社会的压迫与黑暗；也是这个一脸严肃的法国教授，给世人留下了一段富于传奇色彩的爱

情故事。在 70 岁的时候，萨特曾说，他只与年轻人交朋友，因为只有年轻人与他有“同样的需要，同样的无知，同样的知识”（萨特《七十岁自画像》，《萨特研究》第 77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仿佛是对萨特这句话的回答似的，在 1980 年萨特逝世的时候，在五万多自发地参加他的葬礼的人潮中，绝大多数是青年人。人们簇拥着、追随着盖满鲜花的灵车，有的人在悲痛地叩击着车窗玻璃，互不相识的人们自发地手拉着手，形成一条手臂的链条，护卫着灵车和送灵的队伍，巴黎自发参加送葬的市民，形成了长达三公里的人流。

萨特得到了世人的尊重，得到了许多人梦寐以求的成功，但萨特本人却让自己的荣誉和成功回归于虚无。当他晚年回首往事的时候，他说：没有任何东西曾使我感到失望，我写过书，我生活过，我什么也不遗憾。但是，生活给了我想要的东西，同时它又让我认识到这没多大意思。不过，你又有什么办法呢？面对人们存在背景上的虚无，萨特的对策是哈哈大笑，他对人们的忠告是：“应当保留笑的能力”，要让生活“伴随着笑声”。（《七十岁自画像》）

总之，我要告诉人们的是，萨特从来就不是一个生活在抽象空间的学究，也不是自命高人一等的圣人，他只是一个胆怯而好幻想的孩子，一个渴望并沉湎于爱情的学生，一个热爱写作的青年，一个漫步在巴黎街头的沉思者，一个路见不平就要大声抗议的侠客，一个疾恶如仇的平民斗士，同时又是一个常在咖啡店独饮的孤独的老人。他深知存在的基础原本是虚无，但他却硬是在这虚无之中建立了自己的存在，他深知生命的意义原本就是空虚，但他却在这空虚中索取了生命的意义。掩盖在这本厚厚的《存在与虚无》的严肃的封面之下的，是萨特那诗一样的幻想，火一般的激情，是一个学者对我们生命的意义空洞的认真探索，也是一个朋友对我们如何在无意义的空虚中充实自己生命的负责任的忠告。那么，我们该怎样打开覆盖在《存在与虚无》外面的概念硬壳，进入这个伟大的普通人的活泼的生命？又怎样通过这种进入来审视我们自己的生命状态呢？



正视生命中的虚无

zheng shi sheng ming zhong de xu wu

人类自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总是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但在现代社会，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来自自然，而是来自人自己。真正对人类构成深刻威胁的，既不是经济危机，也不是环境污染或能源危机，而是人自己的精神危机。一种普遍的生命无意义感、空虚感像吸毒和爱滋病一样蔓延，人们失去了生活的目标，不知道为什么活着，或者越来越沉迷于酒、

色、财、赌以逃避自我，或者是“睡也无聊，醒也无聊”，痛苦于“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社会历史的进步，人们在物质生活方面较之过去已经极大地丰富了，现代人享受着祖辈们难以想象的物质生活，同时也比祖辈们更多地抱怨生活的痛苦，不是由于生活的路上艰难险阻太多而痛苦，而是由于不知道该干什么而痛苦。“茫茫大地与天齐，无限行程望欲迷”，很多人甚至望都懒得望一下，更不知道自己究竟从何处来，要向何处去。世界失去了意义，生活失去了目标，仿佛突然掉进了虚无的空洞，无边的虚无包围着人们。

根据德国心理学家维克多·弗兰克于1985年提供的数据，在美国大学生中，自杀已成为第二大死因，位居交通事故之后。同时，自杀未遂的人较过去增长了15倍。在爱达荷州立大学的调查结果表明，自杀未遂者自杀动机是：有85%的学生是由于再也看不到任何意义，而其中有93%的人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是健康的。他们经济状况良好，家庭关系和睦，学习成绩也令人满意。显然，是意义失落的空虚感迫使他们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弗兰克《无意义生活之痛苦》第6页，三联书店

1991 年)

我们生命的存在被虚无纠缠着,虚无感随时都在造成人的痛苦,威胁着人的生命,那么,你还能说“存在与虚无”是一个抽象的、不切实际的哲学问题吗?你还能说虚无与你自己的实际生活无关吗?

一、初识虚无

萨特在童年时代,就以一个孩子的独特感受与虚无遭遇了。

萨特的父亲让·巴蒂斯特是一位海军军官,他之所以去当海军,据萨特回忆说,主要是为了去看大海,因而才动了报考海军军官学校的念头。后来由于染上了热病而变得体弱而极其瘦削。他与萨特的母亲安妮·玛丽·施韦泽——萨特说她是一位“身材高大、孤独可怜的姑娘”——结婚后三年就去世了。那是 1907 年,萨特出世才刚刚两岁。过度的疲劳和不尽的焦虑使萨特的母亲憔悴不堪,萨特也由于没有得到良好的照料而患了肠炎,奄奄一息,此后身体一直不好。

由于既无财产又无职业,这一年,母亲带

着萨特投靠外公外婆。“让·巴蒂斯特的去世在我的一生中是件大事，它使我母亲重入牢笼，却使我得到了自由。”萨特相信“天下没有慈父——这简直是一条规律”，他后来在将近 60 岁时不无诙谐地回忆说，“如果我父亲那时不死，我就要长期受他压迫，他不把我压垮那才算怪。幸亏他寿数不济，年纪轻轻就归了西。我一个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纵情玩耍，我恨那些一辈子都欺压孩子的父亲们。我把一个没来得及做我父亲的年轻人甩在了身后，照我现在的年纪来算，他也许只能做我的儿子。祸耶？福耶？我倒乐于接受一位著名精神分析学家的看法：我摆脱了‘超我’的束缚。”（《萨特自述》第 7—8 页，河北人民出版社）

父亲的死本身并未给他留下什么印象，因为父亲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此外便什么也不是，甚至连忘掉父亲的必要都没有。“没有人告诉我他是否爱我，”萨特说，“是否抱过我，是否曾用他那双清澈的眼睛注视过他的儿子——在照片上，他的眼睛已经被蛀虫蛀蚀了。我对他谈不上什么爱。那位父亲连个影子都不是，根本不值一提。”（同上，第 9 页）虽说父亲连影子都不是，但他的死毕竟还是留

下了一点影子，那就是父亲的照片和父亲的书。照片上是一个脑袋圆圆的低级军官，留着浓密的胡子；书中的页边空白处，还有潦草的字迹——这些都曾经是生命的标记，而在萨特懂事的时候却已经成了死亡的标记。父亲留给萨特的，是一片真正的空虚。

外祖父查尔斯对萨特宠爱有加，甚至有一种难以理喻的崇拜心理，他经常抚摸着小萨特的头，用亲切而颤抖的声音叫着“小东西”。萨特不懂外祖父这种巨大的热情到底是发自内心还是有所矫饰，他根据自己的“天下无慈父规律”认定，如果自己是查尔斯的儿子，那么无疑查尔斯会来压迫自己的，但幸运的是自己不是他的儿子，而且，自己出现在查尔斯漫长生命的末尾，所以外祖父就把小萨特视作生命的一个“奇迹”，一种上帝的恩赐，一种不图回报但随时都可以收回的赠予。查尔斯看到了自己的死亡，他拼命与死亡的痛苦作斗争，聪明而又稚气的小萨特则正是查尔斯思考生生死死的自然之道的一面镜子；他代表着查尔斯曾经有过的无限生机，同时又映照出查尔斯现时的临近死亡的迟暮的苍凉。

外祖父是一个大学教师，往往纵情于山